

去年末，我住进了新房。虽然“高高在上”的新房只是简单地刷刷墙、铺铺地板砖，但比起“茅屋为秋风所破”人家，已是十分的满足十分的欣慰了。亲朋好友闻讯后，就前来观看和祝贺。去年的12月1日，我的三位小老乡来在我家前，经过反复商量，到花卉市场上精挑细选了两盆正在盛开的仙客来。当他们笑逐颜开把仙客来摆放在我的厅堂里，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洒进来，白墙与绿叶、红花相互辉映，顿时满屋生机盎然，朝气蓬勃。我们心旷神怡地谈读书、谈文学、谈创作……

三位小老乡走后，我就凝神静气地观察仙客来。倏然间，仙客来的花朵越开越娇艳，越开越美丽。

我虽然没有养植过仙客来，但却虔诚地追寻过仙客来。早在五六年前，我闲暇娱乐，在翻阅唐诗、宋词、元曲时，竟没有发现一首关于仙客来的诗词；在翻阅“唐宋八大家”和明清的散文时，也没有发现一篇关于仙客来的文章。这么娇艳美丽的花怎么没有引起古人的关注呢？其实，这并非古人的疏忽。我在追寻中发现，仙客来原来生长在欧洲南部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等国，在新共和国初期才从那里传入我国。这样一算，仙客来安家落户在东方的黄土地上，才仅仅几十年的光景。就连仙客来的名字，也是从西方音译过来的。我国古书上当然不会

# 仙客翩翩来

王天瑞

闪动仙客来的足迹和身影。

仙客来的花朵，单生于从土里长出的花茎顶部。花朵下垂，花瓣向上翻卷，犹如兔耳。花色有红、粉、青、白，以红色居多，且红得像燃烧的火焰。于是，仙客来又名一品冠、萝卜海棠、兔耳花、篝火花、翻瓣莲。仙客来的花期较长，从当年的九月份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份，时间长达半年。之所以仙客来很珍贵，就因它能在百花凋零的季节勇敢地喷香吐艳。

更奇观的是，当四五月温度上升到28摄氏度以上，仙客来就叶枯、花谢，开始休眠了。不能浇水，不能施肥。直到九月份温度下降到28摄氏度以下，仙客来又渐渐苏醒，开始展叶开花。

仙客来的观赏价值极高，是一种“世界级”的观赏花卉，被养花爱好者推举为“盆花中的女王”。

今年初，我意外得知，仙客来是山东省

青州市的市花。我很是不解。遂于元月30日，贸然给青州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写信，询问青州市与仙客来是怎么结缘的。其实，我身在河南省周口市，根本不知道青州市委的宣传部长姓甚名谁，只是贸然写信。实在没有想到，我很快就收到了高凌云部长的来信。

王天瑞先生

您好！

首先感谢您对青州市的关心、关注！我来青州市任职时间不长。经了解，确定仙客来为青州市市花是在2001年。其原因有三：一是从仙客来的习性上说，它比较适宜在当地栽培，易成活，长势好。二是种植习惯。在青州市的黄楼，有一个传统花卉种植村叫芦里，村里有一位花卉种植大户李洪儒，他在1990年前后开始大面积试种、培育仙客来，此后仙客来在当地大面积种植。仙客来当地俗称“一品冠”，其花开时节恰逢我国传统节日元旦、春节，此时北方鲜有鲜花

开放，亲朋好友礼尚往来送盆鲜花，时尚实惠。仙客来花形别致，娇艳夺目，烂漫多姿，花期较长，很受欢迎。第三，随着当地农业结构的调整，青州市从1990年前后开始在黄楼、东坝几个乡镇大力发展花卉种植，仙客来是当家品种。经过这些年的发展，仙客来由最初的两三个品种，发展到现在的十多个品种。2001年6月19日，经青州市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，确定仙客来为青州市市花。目前，青州市是长江以北最大的花卉集散地，从200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12届花卉博览会。花卉已成为青州市农业六大支柱产业之一。

再次感谢您对青州市的关心、关注！欢迎来青州市做客、指导。

中共青州市委宣传部 高凌云

2013年2月23日

青州市选上这种“世界级”的花卉来当市花，的确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。

我把高凌云部长的热情来信送给亲朋好友看，大家从信中看到了娇艳美丽的仙客来。

三位小老乡送我的这两盆仙客来，是极优品种，它们同时开放着25朵左右的大红花，越开越娇艳，越开越美丽。

厅堂里摆放着娇艳美丽的仙客来，生活中洋溢着甘甜和芬芳。

盛开吧，仙客来！

## 春天的怀念

胡新春

黏稠的雨像一张网罩住了春天的夜，母亲躲进羊圈里，猫着腰，手上沾满了羊水，脸上的焦虑和欣喜被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照得阴晴不定。那只老羊已经一声不吭地产下了三只羊羔，依然意犹未尽。又一个又湿又粘丑陋无比的脑袋露了出来，母亲搭上手，直到把羊羔最后两只蹄子拽出来。从始至终，老羊只在跟母亲僵持的时候吭吭两声。

从羊圈里出来，穿过雨回到堂屋，母亲才跟我说话。她说这畜生也伤人，那年腊月夜里我一个人生你的时候也是这样。

然而，那个春天我让母亲比独自在冰冷的夜里生我时还要痛苦。我得了顽固的神经衰弱，学上不成了，在家里避难。我考过全校第一名，一度认为自己前程无量，现在成了一只在石板上晒干的蛤蟆。我把母亲花半天熬好用细瓷碗盛着端到我面前的汤药泼掉，把凑到我跟前撒娇的黄狗打得栽一个跟头起来嗷嗷直叫。我心安理得地表现和挥洒我的痛苦，完全没在意我的痛苦到了母亲那里会加倍。直到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母亲在村东那口长满节草的荒井边找到我，她才第一次在我眼前透露了心里比我深刻许多的痛苦。母亲泪流满面，拉起我的手，把我回家，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。从此，夜里我屋里只要有一点动静，哪怕我翻身弄出的声音大了点，她都会马上从堂屋跑出来，穿过院子，来到我床前，装着为我掖被子，然后慌忙逃开。

我天天呆在家里，脾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坏。有一次母亲在院子里淘麦子，准备晾干了去磨坊打面。她突然抬起头，说你闻闻这味道，多好闻。我不耐烦地看她一眼，没搭腔。我知道她说的是花香，从院子前面那片桃林飘过来的，像布袋虫吐的丝一样到处游荡。她又试探着说，今儿真好，梦里。

时值隆冬，冰上走的季节。

在京城“东兴楼”与几位周口乡贤小聚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你端我敬，正喝得酒酣耳热之际，余怀中揣暖的那只紫蝈蝈，突然惊呼般“格吱、格吱”欢快地鸣叫起来。众人闻之，皆放下停箸，将惊异的目光投向余：“身上何物鸣叫？”

余自鸣得意地告诉众人：“蝈蝈，从周口老家带来的……”

蝈蝈，周口人称蚰子。节肢动物，昆虫纲，直翅目。脸长方，略前倾，基本垂直。牙尖，紫红色。二触角须呈丝状，触角一般长于身。身体呈扁或圆柱形，雄性前翅附近有发音器，网纹翅一般为左搭翅，即左翅盖于右翅之上。鸣叫发声时前翅斜竖起，通过左右两翅反复摩擦，从而发出节奏感极强的、悦耳的声音。两翅愈大愈厚，摩擦就越强劲有力，发出的声响也就愈大。

蝈蝈的体色有鲜绿、黄绿、草白绿、褐色。周口人称褐色的蝈蝈为紫蚰子，紫蚰子在保暖的畜养条件下能越冬。在寒冷的冬天，给畜养者增添莫大的生活乐趣。

史料记载，商周时期人们把蝈蝈和蝗虫统称为“螽斯”，到了宋代，人们又将蝈蝈与纺织娘混为一谈，直到明代才有了“聒聒”、“蝈蝈”的称呼，并被誉为蟋蟀、金钟、油葫芦四大鸣虫之首。

我国的蝈蝈文化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延续至今。早在原始社会末期，大禹就开创了崇拜蝈蝈的先河，古文中“禹”就是“虫”。由于大禹是以禹虫——蝈蝈命名的，因此禹虫便成了大禹氏族的图腾。后世便以禹虫的习性来崇拜、祭祀大禹。《荀子》有所谓“禹跳”。扬雄《法言》说：“巫步多禹。”都是说后人祭祀大禹时跳的舞蹈，大多都是模仿蝈蝈那样的跳步。而《诗经》中相传为周

要不你去前面桃林里转转吧？我到底出来了，阳光真的很亮，在花枝上跳跃，风有温度，长了腿似的在林子里疯跑。我的心依然堵着，红的白的花跟我之间像是隔着块玻璃。胸中的郁气走开一点，我就去想正在院子里忙活的母亲。心里一阵酸楚，把头抵在一棵树干上，桃木若苦还甜的气味一下钻进了鼻孔里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，心里长满了荒草。

又是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我从县城回家，穿过一片麦田，远远望见那片花海。这些桃树开花从来像拼命，年年如此。花枝从花椒树编织的篱笆墙上骄傲地探出头，炫耀并歌唱着青春和生命。我匆匆走过，双脚缠绕着犹疑。我能想象出母亲躺在床上的样子。一辈子坚强的母亲，知道生命正在她身体里迅速消失，她不关心啊，无力地摇着皮包骨头的手臂，一遍遍地说，硬是把你打倒啊，硬是把你打倒！我不知道她指的是病还是别的什么，只知道从我记事起，就没见她服过输，所以母亲这句话有一种令人心如刀绞的悲壮。

可是家里毕竟还有母亲，当我踏进家门后，还能幸福地叫声妈。母亲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晒太阳，听到我的声音，已经没有力气答应了。只是努力睁开眼，看看我，然后闭上，从眼角流出浑浊的泪。坐在母亲身边，我的心尽管痛苦，但依旧踏实。有个人在身边，我就什么也不怕。院子里桃花的芬芳依旧浓烈，我甚至能够看见花香在春光里浮沉飘荡的样子。只是母亲不会再费尽心思把我到桃林里看花了。

我只祈求，母亲在这飘满花香的季节里，能够常常穿过夜色，穿过花满枝头的桃园，穿过家乡的原野，来到我荒凉孤寂的梦里。



春来百花开

邻里 摄

## 绿

邓同学

走进豫东，走进田野，映入眼帘的是好大的一块绿。

麦田就像一个大毯子。一块连着一块，一块接着一块，直到看不见的远方。

天有多大，地就有多大，绿就有多大。

满眼的绿，应接不暇。

春天有春天的绿，夏天有夏天的绿，秋天有秋天的绿，冬天有冬天的绿。

雪压冬云，白雪皑皑，秧苗的心中仍不灭对绿的憧憬。

秧苗为什么是绿的？因为有叶

绿素。绿，是生命中的精灵。

植物学上说，叶绿素的功能是进行光合作用，利用阳光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碳水化合物，就是我们做馒头、擀面条的面粉。

叶绿素，就是人类的面粉加工厂。

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让生命如此灿烂辉煌。

日月星辰，风霜雨雪，让经历都成为美好的记忆。

我们可以想象，一粒种子，从萌芽、出苗，到长成一棵庄稼，要动员全身所有的细胞，进行分工合作，经过几个月才能结出种子，完

成生命交接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。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种子让生命世代代繁衍不息。

叶绿素真的神奇。假如没有叶绿素，人们吃什么呢？

一个老农，看到田里绿油油的麦苗，就看到了丰收的场景。

土地不仅生产粮食，还能盖大楼、修路。每一寸土地都是如此珍贵。

土地是生命存在的根本。庄稼感恩土地，人也应该感恩土地，敬畏土地。

好大好大的中原之绿啊。

蝈形神俱佳，活灵活现。特别是配上大写意的瓜果、花草之后，蝈蝈就更加显得细腻、出神入化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无独有偶，远的不说，我邻座那位头戴贝雷帽、肤色白皙、温文尔雅、举手投足一派学者风度、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、中国褚遂良文学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的“一默堂”刘子默教授，对蝈蝈的文字。全诗用明快、生动、形象的语言，兴、比、赋的笔法，热情洋溢地颂扬了繁殖能力极强的蝈蝈的种族兴旺。反映了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背景下，我们

能砸出个坑。次日，刘子默果然将取名《乡音》的蝈蝈画出。并题跋曰：“画者，不在大，不在多。逸品者寥寥数笔，便得其神韵。今画乡音小品，旨在观物生情。”画面中的蝈蝈，更是逼真传神，趣意盎然。诚如诗中词句唱的那样：“伸条腿，蜷条腿，刺棱刺棱两膀蹬着筋儿，忽灵灵两眼偷看人儿，那个小嘴它呱哒呱哒喝露水，仔细观看它简直像个活的……”

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；寒暑更替，生命轮回。大自然魔幻般的神力，实非生命所能抗拒。尽管它有时能承受三灾八难，强大得惊人；有时却似深秋老树上的黄叶遇霜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3月9日下午，那小精灵终因没能扛得住家乡的低温，令人遗憾地走完了它的虫生之路。

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它似乎在拼尽全身的精气神，软弱地抖翅悲鸣几声。虽然少气无力，但余已心领神会，它是在用生命的绝唱，与精心畜养它多日的主人告别。那几声已不着调的呐喊，分明是在令人心碎地告诉余：“哥儿们，拜拜啦！”与汝相约，吾明年托生后，咱再形影相随，朝夕相伴……”

越冬蝈蝈的生命周期大约百天左右，余畜养的这只蝈蝈，至少存活了120天，其寿不算短矣。尤其是生命的最后一个半月，它随意搭火车，乘轿车，逛京城，游古刹。以长鸣的乡音，活生生的实体，从三个方面彰显了其自身价值。一是使余生长在京城的小孙女对蝈蝈这种昆虫的抽象概念，升华为真切实感的认知；二是慰藉了身在异乡周口游子的思乡之情；三是为余赢得了一幅颇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国画小品。如此算来，那小精灵虫世一遭，亦不虚此行了！

张新安

意见道：“能否取出，让吾等一观？”

余看室温尚可，遂爽快地应允道：“有何不可！”言毕，即从腰间往上一点点挤装蝈蝈的葫芦，从脖颈处掏出，打开盖儿，先将那蝈蝈倒至手掌之中，然后以拇指、食指捏住其颈部，将其放到餐桌上。

颇为抓彩的是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那小精灵竟然不惊不惧，趴定后稍一愣神，便蹬腿弓腰，弹抖双翅，欢快地“格吱、格吱”鸣唱起来。

优美动听的叫声，引起刘子默极大的兴趣，他引领近距离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蝈蝈鸣唱时的神态，欣喜若狂地连声称好道：“乡音、乡音啊！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！”其他几位老乡听到这久违的乡音，一个个也都意往神驰，激动不已。

周口人忠厚朴实，言重九鼎，吐口唾

的先人对生命繁衍、人类子孙兴隆的企盼与祝愿。而由此产生的成语“螽斯衍庆”，也便成了喜贺子孙满堂的吉祥语。

而把蝈蝈作为宠物畜养，则是许多国人的雅趣之一。据说宋代已开始有人畜养蝈蝈，明代从宫廷到民间养蝈蝈已较为普遍。明太祖若愚在《宫中记》中写道，皇宫内有两道以蝈蝈的名字命名的门，一曰“百代”，一曰“千秋”，这毫无疑问是延续了远古时代对蝈蝈的生殖能力的崇拜。

人清以来，社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蝈蝈热。寻常百姓与达官贵人不说，仅帝王而言，从康熙、乾隆直到宣统，历代清帝无不喜欢单独。

在文学艺术界，蝈蝈历来也是艺术家们乐于表现的题材之一。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，是画花鸟鱼虫的高手，他画的蝈

开放，亲朋好友礼尚往来送盆鲜花，时尚实惠。仙客来花形别致，娇艳夺目，烂漫多姿，花期较长，很受欢迎。第三，随着当地农业结构的调整，青州市从1990年前后开始在黄楼、东坝几个乡镇大力发展花卉种植，仙客来是当家品种。经过这些年的发展，仙客来由最初的两三个品种，发展到现在的十多个品种。2001年6月19日，经青州市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，确定仙客来为青州市市花。目前，青州市是长江以北最大的花卉集散地，从200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12届花卉博览会。花卉已成为青州市农业六大支柱产业之一。

再次感谢您对青州市的关心、关注！欢迎来青州市做客、指导。

中共青州市委宣传部 高凌云

2013年2月23日

青州市选上这种“世界级”的花卉来当市花，的确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。

我把高凌云部长的热情来信送给亲朋好友看，大家从信中看到了娇艳美丽的仙客来。

三位小老乡送我的这两盆仙客来，是极优品种，它们同时开放着25朵左右的大红花，越开越娇艳，越开越美丽。

厅堂里摆放着娇艳美丽的仙客来，生活中洋溢着甘甜和芬芳。

盛开吧，仙客来！

## 咏竹

王晓

笑迎寒暑春长在，  
铁骨虚怀奏凯安。